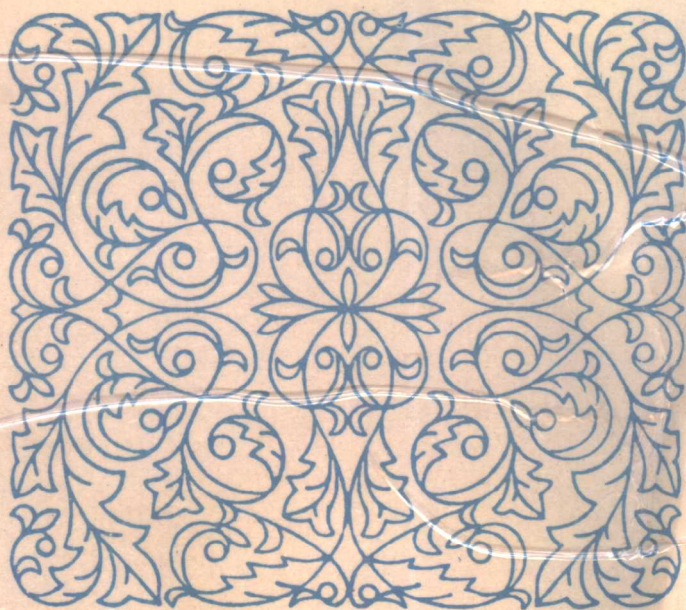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52 ·

語言·文字類

鍾祥方言記

臨川音系

廈門音系

趙元任著

羅常培著

羅常培著

上海書店

羅常培著

臨
川
音
系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再版

◆(7206)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七

臨川音系一冊

定價 國幣拾伍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羅常培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自序

這本單刊是綜合三部分材料寫成的：

- (1) 二十二年七月我在青島所記游國恩先生的讀書；
- (2) 二十三年十一月我在北平所記黃森榮先生的讀書；
- (3) 二十四年五月趙元任先生在江西調查方言時所灌的音檔。

我還記得，我所以要記錄這種方言的動機是由認識游國恩先生引起的。當民國二十二年夏天我在青島初次遇見游先生的時候，剛一請教他的‘貴處’，我就覺得‘臨川’ [tim⁴ t‘uan⁴] 兩個字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

- (1) 閉口韻的 [-m] 尾還像閩粵方言那樣的保存着；
- (2) 來母字在 [i] 元音的前頭從 [l] 變成 [t]；
- (3) 穿母三等字從舌面塞擦聲 [tʃ] 變成舌尖塞聲 [t]：

這種現象的確是不很尋常。尤其是後兩點，在那時候我所知道的幾種方言裏還很少碰見過。像我還有歷史音韻學癖好的人，對於這種不尋常的方言材料當然是感覺濃厚興味的。於是由好奇心的驅策，我就商請游先生抽出幾天閒空兒來允許我記錄他的鄉音。承游先生熱心贊助，毫不猶豫的答應了我的請求。我就從七月二十二日起到二十五日止，匆匆的把音系的大概記錄了下來。這時候青島的氣候雖然不像上海那樣酷暑鬱蒸，然而溫度却也在攝氏八十四五度上下，我們當時工作的時間每天都在四小時以上，中間有一天一直從上午八點鐘作到下午六點鐘，除去午飯後休息一會兒幾乎全都在緊張的工作着；在我還有特別嗜好的人自然可以拿興味來克服勞累，然而對於游先生却未免太不情了！所以我就是爲酬答游先生的盛情起見，

也應該把這短時間所獲得的一點兒材料整理出來。不過，我在旅行消夏期間所帶的工具，除了兩個耳朵和一枝自來水筆以外是別無異物的；況且游先生在那時候已然決定七月底到北平去，倉卒之間對於許多要問的東西都來不及細問；所以我總想再請一位發音人贗正一過然後開始整理。

那年八月回到上海以後，因為一時找不到發音人，又加上別的工作牽掣，我暫時就把這件事情擱下了。二十三年九月我從上海回到北平，由朋友展轉介紹認識了黃森榮先生。於是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二月六日和十三日，四天之內一共工作了二十小時，除去把音系加詳的重問一次以外，又把單字調和連詞調用浪紋計(Kymograph)記錄下來，同時還記了不少的詞彙。經過這一次補充，本來可以放心的整理了，可是終於因為教書和雜事的擾亂，一擱又是一年多！今年四月中，我到南京去，又承趙元任先生的厚誼把他去年所灌的臨川音檔讓楊時達先生給我灌了一份副片。這份音檔一共有六面，所包含的材料有：

- (1) 單字音（兩面）：晁志魁發音；
- (2) 連詞調，故事，總理遺囑，‘話事’（一面）：晁志魁發音；
- (3) 字調，特別詞（一面）：游餘慶發音；
- (4) 會話（一面）：晁志魁、朱達銘發音；
- (5) 會話（一面）：游餘慶、李有樞發音。

於是潛伏了很久的興趣又重新振奮起來，使我不得不馬上把這三次所得的材料一塊兒整理出來，好了却一樁夙願。所以這篇文章的寫成，完全由於各方面的因緣湊合，那麼我在‘開場白’的末了兒就得鄭重聲謝我的發音人：

游國恩先生和黃森榮先生！

還有給我複製音檔的：

趙元任先生和楊時達先生！

以及幫助我繕校全稿的：

周殿福先生和譚志中先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羅常培寫於北平北海靜心齋之墨翠樓。

Summary in English

Lin-ch'uan is a district in the eastern part of Kiangsi Province, formerly the prefecture of Fu-chou (撫州).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ago Reverend Joseph Edkins observed in his *Mandarin Grammar*, 1864, in regard to this dialect thus, "At Fu-chou-fu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is province, the soft initials have all been replaced by aspirates. Of the six final consonants only -k is wanting. The tones are seven and are irregular in pitch." This is of course a very sketchy description, but we have as yet no detailed records of this dialect. From my own study published in this monograph we can substantiate his observations, such as the ancient voiced initials b', d', ɟ', dz', ɟʂ', and gɟ', becoming aspirated surds (cf. p. 106), and the existence of six final consonants, -m, -n, -ŋ, -p, -t, and -ʔ (cf. p. 16). We can see that Edkins seems to have already discovered the change of the original final -k into a final laryngeal. Only his remarks on tone seem to be inadequate. The tones are seven in number, but they can not be described as irregular in pitch. To represent them by Dr. Y. R. Chao's tone letters, they are (cf. p. 20),

Yin-p'ing	Yang-p'ing	Sbang	Yin-ch'ü	Yang-ch'ü	Yin-ju	Yang-ju.
˩	˨˩˨	˨˩˨˨˩	˨˩˨˨˩˨	˨˩˨˨˩˨˨	˨˩˨˨˩˨˨˩	˨˩˨˨˩˨˨˩˨
32	25	45	51	23	32	5

On the whole Edkins' remarks, though brief, are quite in accord with the facts.

The Lin-ch'uan dialect, to add to Edkins' description, has 19 initials (p. 12), 73 finals (p. 14), and 7 tones (p. 20). In regard to the initials, aside from the change of the ancient voiced stops and affricatives into their corresponding aspirated surds mentioned above, ancient ʈ, ʈ', ɟ', ʈʂ, ʈʂ', become t, t' in words of the 3rd division (p. 107), ancient l becomes t before -i and -y (p. 107), ancient t' and d' become h in th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p. 106), etc. These are characteristic changes comparatively rare in other dialects. As to the finals or rime-categories of this dialec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Kuang-yün system (cf. pp. 135-142), we may mention the following: the main vowel of the 1st division of ancient groups 咸, 山, and 蟹 becomes o, and of the 2nd division a; the final -ŋ of ancient groups 曾 and 梗 becomes -n, except ho-k'ou 1st and 2nd division and som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in group 梗 (p. 137); words in rimes 魚 and

虞 with ancient initials of the *k-*, *ts-*, or *l-* series give the vowel *i* (p. 141); after ancient initials of the *ts-* or *tɕ-* series the vowel of words of group 止 becomes *ɿ*, but after ancient *t-* or *tɕ-* series it remains *i* (p. 141); etc. The development of tones into *yin* and *yang* generally follows the surd and the voiced nature of the original initial consonants. In tone classes *p'ing* and *ch'ü* the rule is simple, words with original surd initials always give the *yin* tone and words with voiced initials always the *yang* tone. In the tone classes *shang* and *ju*, surd initials give the *yin* tone, but the voiced initials requires another rule. After original voiced stops, affricatives, and fricatives, tone class *shang* becomes *yang ch'ü* and tone class *ju* becomes *yang ju*; but after original liquids, nasals, etc. *shang* remains *shang* (i.e. *yin shang*), and *ju* becomes mostly *yin ju* (p. 174).

The material of this monograph comes from three sources: (a) the material I obtained from Mr. Yiu Kuo En in Tsingtao, July 1933; (b) the material I obtained from Mr. Huang Shen Liang in Peiping, November 1934; and (c) gramophone records made by Y. R. Chao in Kiangsi May, 1935.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1. Introduction (pp. 1-11), 2. Phonetics (pp. 12-41), 3. Phonology (pp. 42-105), 4. Comparative or Historical Phonology (pp. 106-197), 5. Special Vocabulary (pp. 198-218), 6. Texts and Translations (pp. 219-239).

To what group does this dialect belong? I have cited in my introduction material in regard to the migration of the Hakkas, and I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of Kiangsi are the Hakkas who have not migrated. Linguistically there are close affinities between the Hakka and Lin-ch'uan dialect,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oiced stops and affricatives into their corresponding aspirated surds,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x* and *y* into *f* in Ho-k'ou,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final *-m* and *-p*, the distinction of the 1st and 2nd division of the rime groups 咸, 山, and 蟹, the development of rimes 魚 and 虞 into *i* after ancient *k-* and *ts-* series, the development of rime 侯 into *ɛ:u*, th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of group 梗 as *-aŋ* or *-iaŋ*, etc. All these are the same as the Hakka dialect of Mei-hsien. The relation of the Hakka and the Kiangsi dialects can only be clarified by a thorough survey of dialects belonging to these two groups, but we may here surmise that these two dialects probably represent two divisions of one group in the larger groupings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目 錄

章 節	頁 數
自序	I
目錄	
英文摘要	VII
第一章 敘 論	1
壹.一 臨川在地理上的位置	1
壹.二 研究臨川方言的意義	1
第二章 語音的分析	12
貳.一 聲母	12
貳.二 韻母	13
貳.三 聲調	18
第三章 本地的音韻	42
叁.一 臨川韻鏡	42
叁.二 臨川方音的通性	58
叁.三 臨川同音字彙	60
叁.四 文言音和白話音的差別	91
叁.五 現有幾種材料的異點	96
第四章 比較的音韻	106
肆.一 臨川音和廣韻的比較	106
肆.二 臨川音和北平音的比較	179

章 節

頁 數

第五章	特殊詞彙	198
伍一	所謂特殊詞彙	198
伍二	臨川特殊詞彙表	200
第六章	標音舉例	219
陸一	游國恩先生讀古詩行行重行行	219
陸二	游珏女士讀蒼蠅和飛蛾	220
陸三	晁志魁君讀狐假虎威故事	228
陸四	李有樞和游餘慶兩君的會話	230

附表

第一表	臨川方音聲母表	12
第二表	臨川聯詞聲調比較表	35
第三表	臨川聲類和廣韻聲類比較表	112—127
第四表	臨川韻類和廣韻韻類比較表	143—169
第五表	臨川調類和廣韻調類比較表	175
第六表	臨川聲類和北平聲類比較表	182—185
第七表	臨川韻類和北平韻類比較表	187—193
第八表	臨川調類和北平調類比較表	195—196

附圖

第一圖	臨川元音舌位圖	17
第二圖	臨川聲調曲線圖	18
第三圖	臨川調形比較圖	20
	聯詞聲調曲線圖	20—34

臨川音系

第一章 敘論

壹.一 臨川在地理上的位置

在江西省的東部，當汝寧兩水會流的地方，有一個縣城，東源汝水，西源寧水，四周有靈谷銅陵諸峰環列着好像屏障一樣，在形勝上，從前人說它是‘二水繞郭，五峯鎮城’的，⁽¹⁾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臨川。臨川是舊撫州府治所在地。撫州府所屬共有六縣：臨川的東南是金谿，西南是宜黃樂安，西是崇仁，東北是東鄉。它的位置在六縣裏最適中，並且是贛東水陸交通的樞紐。因為向來從贛入閩的大道，得要自南昌東南行，經過本縣和南城，越杉關以達福建省境，將來的閩贛鐵路也預定沿着這條路線去修。至於水路一方面，則東南有汝水，從血禾嶺發源，經過廣昌南豐以達本縣，再向西北流，到大江口會於贛水，自南城以下都可以通舟楫。西南有宜黃水自宜黃縣來，西有寧水自崇仁縣來，到本縣境，兩水會合流入汝水。東部的東鄉和金谿兩縣，也可以由汝水的支流和本縣交通。可見從前把撫州府治設在這一縣，在地理上是有意義的。

壹.二 研究臨川方言的意義

當民國二十二年夏天，我在青島乍一遇見游國恩先生，我就發見臨川方言有三個特點：(1)保持閉口韻尾，(2)來紐三四等聲母變成[t]，(3)章昌二紐變同端邊。從此以後就引起我研究這個方言的興趣來了。可是，我們打算研究廣州汕頭廈門福州上海溫州寧波等處的

(1) 江西通志卷四十六，頁十一，引宋州守家坤黃定志。

方言，至少還可以找到幾本西洋傳教士用羅馬字標音的字典和聖經；關於這個方言，不幸連這一點可供參考的書本上材料都沒有。經我蒐檢的結果，只發見七十年前英國的艾約瑟牧師（Joseph Edkins）在他所作的官話文法（1）裏曾經有幾句話說到撫州方言，他說：

在江西省東部的撫州府，所有的全濁音已經全變成送氣音。

六個韻尾輔音只是沒有k。聲調有七個，他們的音高是不規則的。（2）這也許是關於這個方言的最早紀錄了。可是，從這一點兒貧乏的材料，我們又能知道些什麼呢？所以要想理清它的系統，只有我們自己努力去聖闢這塊土地。

但是，我對於這個方言另外卻還有一個觀點。當我把這個音系的概略整理出來以後，我覺得它有幾點頗和客家話的系統相近。例如：‘全濁’一律變‘次清’，曉匣兩紐的合口變[ɿ]，保存閉口的[-m] [-p] 韻尾，蟹山兩攝殘餘古一二等分立的痕跡，魚虞兩韻的精紐和見系變[-i]，以及侯韻讀作[-ɛm]，梗攝的話音讀作[au] 或[iu] 之類，臨川音都和可以代表客家的梅縣音相同。可是臨川的章昌和知微同變[t] [ʋ] 以及來紐三四等變[t]之類，卻是梅縣音所沒有的；梅縣的去聲不分陰陽，聲母[n] [l] 不混，模韻的精紐和魚虞兩韻的莊紐同變[-ʃ]，以及宕江通三攝的入聲保存[-k] 尾之類，也顯然和臨川音不同。（3）然而從音系的全部來看，總算是大同小異的，所以我頗疑心他們是同系異派的方言，並且從客家遷徙的歷史上也可以找出一些線索來。

客家遷徙的動因，據正史和客族宗譜的記載，在南宋以前主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晉永嘉亂後元帝的渡江；第二次是唐僖宗末黃巢的擾亂；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元人的南侵。關於這三次遷徙的背景和經

（1）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s, 2nd. ed.,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4.

（2）Mandarin Grammar, P. 80.

（3）據趙元任先生兩廣方言調查記錄裏的梅縣城內音。

過，程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中論客家的源流一章已經有詳細的記載。⁽¹⁾他的結論說：

客家先民東晉以前的居地，實北起并州上黨，西屆司州弘農，東達揚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豐；換言之，即汝水以東，潁水以西，淮水以北，北達黃河以至上黨，皆為客家先民的居地。上黨在今山西長治縣境，弘農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壽縣境內，新蔡即今河南新蔡縣，安豐在今河南潢川固始等縣附近。客家先民雖未必盡出這些地方，然此實為他們基本住地，欲考證客家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客家先民第一次遷移運動的途徑，遠者自今日山西長治起程，渡黃河，依潁水，順流南下，經汝潁平原，達長江南北岸；或者由今日河南靈寶等地，依洛水，踰少室山，至隨汝，亦經汝潁平原達長江南北岸。要之，客家先民第一期的遷移，大抵皆循潁、汝、淮諸水流域，向南行動，這是可從該地自然地理推證出來的。至於第二期的遷移，則遠者多由今河南光山潢川固始，安徽壽縣阜陽等地，渡江入贛，更徙閩南，其近者則逕自贛北或贛中，徙於贛南或閩南，或粵北邊地。第三期的遷移則多自贛南或閩南徙於粵東粵北。⁽²⁾此外，清初因為人口膨漲和咸同之際因為‘土客相仇’的兩次遷徙，都和本題沒有什麼關係，所以這裏不去引它。⁽³⁾現在且把羅君書中和江西移民有關係的材料略加訂補，分別敘述如下：

關於第一次遷徙的記載，據興寧溫氏族譜說：

我溫族發源於山西河南，子孫蕃衍。……達東晉五胡亂華，懷堅帝為劉淵所擄，我嵇公時為劉琨配室。晉元帝渡江，嵇公奉璽命，上表勸進。

(1) 參閱客家研究導論四〇至五八頁。

(2) 參閱客家研究導論六三至六四頁。

(3) 參閱同上書五九至六三頁。

又崇正同人系譜溫氏條：

後颺出鎮洪都，子孫因家焉。

又同書賴氏條：

今賴氏郡望亦稱松陽。遇子匡，顯於義熙時。後見晉室凌夷，遂告歸，其子碩，字仲方，晉末丁世變，避居南康。

又同書鍾氏條：

其族皆處中州。東晉末，有鍾簡者，世居潁州，生三子：長曰善，次曰豐，三曰賢。元熙二年，避寇南遷，……賢則徙居江西贛州。

若拿正史來印證，則晉書地理志司州條說：

元帝渡江……後以弘農人流寓於尋陽者，僑立爲弘農郡。

又揚州條說：

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尋陽僑置松滋郡（1）遙隸揚州。

到安帝時，何無忌以‘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並宜建督，安帝從之。後又省松滋郡爲松滋縣，弘農郡爲弘農縣，並屬尋陽郡。宋書州郡志江州尋陽太守下也說：

江左流民寓尋陽，僑立安豐松滋二郡，遙隸揚州，安帝省爲松滋縣。尋陽又有弘農縣流寓，（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省併松滋。

徐文范南北朝輿地表郡縣表卷十一東晉潯陽郡下，參合晉宋兩志說：

元帝僑立弘農郡，成帝僑置松滋安豐二郡，遙隸揚州。（2）安帝末領松滋弘農二郡爲二縣，旋又省安豐郡爲縣，並屬郡。

又晉志地理志豫州條：

孝武因新蔡縣流人於漢九江王黥布舊城置南新蔡郡。

（1）晉松滋縣故城在今安徽霍丘縣東十五里。

（2）晉書地理志揚州條原文。

宋書州郡志以南新蔡太守隸屬江州。東晉時頗有襄信，懷，宋，三縣，徐文范 南北朝輿地表依照宋志的說法，也把南新蔡郡附在東晉的潯陽郡下。當時爲安插河南安徽一帶的流民，既然在潯陽郡所屬的地方僑置郡縣，可見他們逃到江西的很多了。此外劉錄所修江西通志與地略論廣信的風俗說：

信自永嘉東遷，衣冠避地，風氣漸開。

又同書吉安府條引通典說：

衣冠所萃，文藝儒術爲盛，閭閻力役，吟咏不輟。

那麼，我們就可以說：東晉永嘉以後，中原流民逃到江西的，北自九江，東至上饒，南經吉安以達贛州，南康，都有他們的足跡。這就是客家第一次遷徙和江西所發生的關係。

自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八七五）濮州賊王仙芝在長垣倡亂，有衆三千餘，破曹濮兩州又裹脅了一萬多人，所在搶掠，聲勢很大。曹州人黃巢遂和他的徒黨八人，募集了幾千人來響應仙芝。這兩股合起來，轉寇河南道十五州，不久就聚集到好幾萬人。於是分兵進擾淮南道的申光安舒廬壽和黃蘄等州，山南道的鄆郢復隋朗等州，江南道的江洪岳潭宣潤等州。五年（公元八七八）仙芝授首後，尙讓率仙芝潰黨歸黃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從此黃巢驅河南山南兩道的百姓十幾萬，進掠淮南，被官軍所阻，乃轉寇浙東。旋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刊山伐木，開道七百里，直趨閩西的建州。六年（公元八七九），由別道圍福州。旋又出湖湘，陷桂管，進寇廣州。不幸趕上大瘟疫，部下死亡很多，不得已領衆北還。從桂州輾大木排，沿湘水，下衡永，破潭州，進逼江陵，十月遂據荆南，號五十萬衆。在荆門被曹全殷劉巨容所敗，巢懼，渡江東走，部衆被俘虜的很多。後來又擊頓殘部攻下鄂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爲戍將董昌所敗。又回來擾亂宣歙等十五州，數受挫折，乃退保饒州。乘機再陷睦婺宣州，又和仙芝

黨劉漢宏的殘衆合起來，渡采石，侵揚州。所過居民逃散，官兵望風而降。廣明元年（公元八八〇）九月，全軍渡淮，犯申光，朱勣、兗汝等州，十一月攻陷洛陽，進取陝。遂破潼關，入長安，稱齊帝。^{（1）}總計黃巢從倡亂到稱帝，中間曾被搶掠屠殺的，拿現在的省分來算，前後幾乎有十省。其中尤以今日河南西南部，湖北東南部，湖南東南和東南部，廣西東北部，廣州中部，江西中部北部，福建西北部和北部，安徽西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方，受禍最厲害。這些地方恰好是客家第一次遷徙後所居住的，他們爲避免浩劫，只好再向別處奔逃。這時候全國擾攘，民無寧居，只有江西東南部（即上饒以南，贛水以東），福建西南部（即舊汀州八屬），廣東東部和北部（即惠潮嘉和清南韶連各屬），僥倖沒受黃巢的禍害。於是東晉永嘉以後遷移到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和安徽南部的客家，到這時候就有一大部分遷移到上面所說的樂土。其中有由江西遷到別處的，如始興平陽饒氏重修族譜說：

始祖諱元亮，世爲饒之鄱陽人，仕唐德宗，晚寓南城（建昌府）。

生五子，……後遭兵燹，遷徙無常，不能悉數。

始興范陽盧氏五修譜說：

至於有唐，有諱富公者，南京分脈，而遷江右虔州虔化縣。富生廣，唐生卓，卓生光稠公。僖宗乾符二年，王仙芝黃巢操謀不軌，擄掠州郡，遠近震駭。公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京師，願通道輸貢。……稠公生三子：長希一，次延昌，三孟堅。……益公（延昌八世孫）與縣尹公（孟堅八世孫）筮出閩省，令莆田，考滿，次永定屬上杭，大埔垵瓦子鄉而居。

江西羅氏大成譜說：

迨下唐僖宗之末，黃巢作亂，我祖儀貞公，致仕隱居，因家吉豐。

（1）參閱舊唐書卷二百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黃巢傳。